

WANGXIAONISANWENSUIBIXILIE

湖南文艺出版社

谁负责给我们好心情

王小妮散文随笔系列之二



谁负责给我们好心情

I267.1 / 512

谁负责给我们好心情

王小妮 著

责任编辑:萧 元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

1998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8.5

字数:207,000 印数:1—5,000

简易精装: $\frac{\text{ISBN}7-5404-1911-3}{1 \cdot 1515}$ 定价:11.1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前言 我们胡思乱想

王小妮

在我收到稿费单,同时又收到税单的时候,总想到外国影片中常见的台词:我是纳税人,这是我的权利!说这话的人那么理直气壮。

有一天,我偶然对修剪草坪的女工说:这里本来是一片台湾草,我看着人种的,才几年时间,现在全成了荒草。下面我还没说什么,那女工把坐在屁股下面的草帽扣在头顶上,很不以为然地走远。她心里可能会想,你算干什么的,你有能力,你来管这块草坪。

从电视中,看见外国的选民郑重地钻进有防务人员把守的幕布后面去投一张选票。我从来没经历过投票。插队的时候,用黄

豆红豆扔进粗瓷大碗的事儿也没遇过。曾经举过手，是上学的时候。现在，连举手也毫无意义。我一个人站在家里，对着窗外的阳光端举右手，表示什么呢？有众人，举手才能变得有意义。

我拿着连元、角、分都写得清楚的税单，我想，我的权利是什么？

只有想象，是人能公平而充分享受的最大权利。

一只白瓷盘子，装一个白馒头，谁说我们一定要想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不同面貌的教师在漫长的时间里讲授着范文，试图把某一思想的趋势走向，传授给后来者。一代代教授者的努力在受授者心里被淡化。对想象的任何限定都是对一个人的最恶劣的毁坏。

人，不能奢望太多，但是，我需要想的权利。

几次遇到这样的编辑，他们说，能不能写距离今天的现实近一点的事情。

我知道现实，它和废气一样就在我周围。我出门半小时，衣服上已经是汽车留给我的坏气味。现实是车祸、物价、雷阵雨水浸之类，它只是事实。而想象是远远超越了事实之后的一种力量。

农民在春天，蹲在他的地头上，这种季节里的北方，往往风很大。春风夹着尘土，农民正用他粗糙的老手背去擦干涸的眼睛。我看到了这个场面，这是事实。农民在天没全亮的时候下了地，喝了稀的粥，饥饿正在他那儿捣乱，这也是事实。但是，农民动也没动。他不躲开风，也不向有了炊烟的村庄走，他永久地蹲在属于他的地上。

他在想象，种豆子还是种谷子，种豆子能收多少，种谷子又能收多少。农民混浊的眼睛在这个时候看见的是绿茸茸的秧苗，我干过农活儿，我知道。然后，一连几个月，他都要靠这绿茸茸的想象去下田，他从那里取得了大的力量，支撑辛苦的劳作。

连一块能守候的土地也没有，我只能胡思乱想。

目 录

前言：我们胡思乱想	1
怀着长剑一样的阳光	1
装问题的口袋漏了	3
关于颜色	6
我发现大地的头发	9
把“年”给过掉	12
火车的头	15
先天渎职的思想	18
站在煤块上的歌手	21
愿望蹲在树上	24
感激棉花	27
从刺眼的门廊前奔跑来的人	30
怀里装着手榴弹	32

麦子的习惯	35
化学飘进来	38
我有五封信都在路上	40
一条大河	43
鼓风机制造的幻影	46
旧房子	49
那个失望而去的人	53
老房子听歌	55
注视的结果	57
谁从地平线上升起来	59
天蓝色的老头	62
灰狼一样的人像	64
吃药的故事	67
橡树十万火急	70
鸟蛋握在孩子手上	72
进入音响市场	75
四百一十八元得七只灵魂	78
荒诞的权利	81
神龛的出现和消失	83
提前去了榆林	85
鼻子尖尖的青年	88
某天穿过狮群	91
台风来了	94
我买了一只小木球	97
白袍骑士们	100
在任何一天动身	103
遍地天使	105
我们总在路上	108

梵高进了网球场	110
风吹过去的感觉	112
记忆裂缝	115
雾里的两棵树	117
月光只照耀自行车	119
摆坝	121
旗帜上的脸	123
谁负责给我们好心情	126
音乐就是步伐	129
走着走着,就红了	131
白颜色还在	134
像米粒一样笑	137
头顶上的人	139
永远含着烟的人像	142
那个雨天的下午	145
穿过红富士	148
变成了土豆的苹果	151
穿黑衣裙的女人	154
饼干味弥漫	157
看了一本书之后被折弯	159
放声大笑之错	161
洒掉的墨水	163
你想在天上看见什么	165
我飘然落雪	168
一九八四年的丁香	170
高挂在铁网上的男人	172
人把生命交给了衣服	175
我飘起来	177

戴着长长的项链走路	179
苦闷的黑白子	181
到石头里寻找不死	183
雷吓着了汽车	186
在凌晨一点钟停止思想	188
天上掉下金锁链	190
蟒蛇盘踞	192
整个冬天都在下雨	194
看大王在帐中和衣睡稳	197
一排冷面孔的瘦子	199
遇上了暴雨	202
云团像激动不已的开水	204
我喜欢地铁	207
生为废品的藤椅	210
给我小刀和土豆	213
不要学习蜜蜂	216
什么是力量	219
那个人举着一颗树	222
回到一九八〇年	224
衣服皱折里的人像	227
一块玻璃碎了	229
大雾能走到哪儿	231
云彩在头顶上	234
坡地	236
新柑橘的水雾	238
东方哲学被借走了	241
家里养着蝴蝶	244
虚伪也在发展	247

咖啡对于我是危险品	249
不能打开黑色的包	251
我想看诗人的病历	254
歌唱草莓	257
穿着葵花走	260
古时候什么人呆在山里	262

怀着长剑一样的阳光

房间里出现了一条狭窄的阳光。

午睡起来，它就极其显眼地在那儿，斜着，几乎不移动。

我迎着光向前走，迎着那条界线极清晰的明亮。现在，我让它整条都照着我，从额头一直到脚下，我试到了三公分宽灼热的投入。我惊奇地看着我身上的第一件饰物，这是一条刚刚出炉的长剑吗。

太阳应该普照天下，光芒的颗粒均匀地分布。这个下午，是什么原因触动了它，为我独自铸了这枚光的佩剑？

我不能真正体会一棵植物在每一天早晨遇见太阳光芒的感

觉。现在，它只在我身上。我的武器，无鞘，无剑袋，无论多接近我的人也不可能抽走这枚长剑。它特别地留在我的身上，它显现着光芒，它又隐藏至深！我弯下腰去取一张纸的时候，它也弯下去，弯成我膝盖上的一把短刀。然后，它又笔直地复原。

五月南方的热，使它像从火里抽出来一样，贴紧了我。这剑，想让温度在我这里均匀地生长，才留下了这条狭长挺直的烙印吗？

我看着那光剑，它几乎一动不动。这道偶然之光，使我想到了关于古剑的各种传说。许多年前，有资格身戴佩剑出门行走的，只是武士和诗人。屈原身挟长剑，孤傲地望着名叫汨罗的大江；冯驩击打剑柄，抱怨食中无鱼；韩信佩了剑上街，招来了胯下之辱。在古人那里，它标志不凡，又招惹是非。

而我只是感觉到它在，它的光笔直漂亮地在我怀里。那光在似有似无之间。

这枚可感知、却不可抽取来挥舞的长剑，它的光芒耀眼，只竖立在我这儿。分割开我的左侧和右侧，也分割开位于我这个人左右的一切。我相信从来没有人像它这样看待世界。所说的世界分别排列在我的两臂之外，光已经划开它们了。

没有要求，没有不平和愤恨，一个不准备出门，不准备做任何大事情的人，没有身怀利器之后的奇异勇武。我只是静静地感觉到它。我知道，正有一条热的锋刃在我的怀里，我空有一柄锋利之器。

突然，它消失了。我的眼前消失了那条明亮。左和右都是原来的我，原来的一切。那把佩剑被太阳收回去了。

装问题的口袋漏了

在一篇文章中,可以一连罗列十几个疑问句吗?看到了一位朋友的文章,我笑了。我的兴奋被他引导着转向了那十几个半弧形的问号。像十几棵唐代古柏,他的问题都古老地站着,谁也不能解释。我贴近那些纸,看见他正坐在字句的后面,少年一样诡秘地笑。

问题,它在我们以外,是另一个庞大的独立体系,像人对于外星体和微生物,我们要习惯在心里布满谜团。

一个迎面走过来的人问:“吃过饭了吗?”他的邻居很认真地回答:“还没吃。”这段对话本身并没有包含着问题。真正的问题不能

回答,它只是站在那儿不言不语,它只是一种姿势,像街头公用电话亭里某个人的背影,与其余过路人无关。

农民背着一袋麦种到他的田地里去。那口袋有洞,粗心的农民没有发现。麦种一路走一路洒,神鬼不觉。种子落在小路上,温良的种子没有责怪农民,它们随遇而安,它们的责任只是落在哪儿,就在哪儿发芽生长。为什么袋子有了洞?为什么袋子变轻了?农民都没察觉。事情发生了,总是能够自动地转化成答案。

问题,它像麦粒一样,是自然界里的一种存在。而答案是另一种存在,它专门在人那儿掌握着。答案是被人努力想象出来的。仿佛一块大的石头,被人抱到磨盘上,人要自圆其说,把石头叫成碾子。分别有了名称的碾子和磨盘滚滚地工作,名正言顺之后,人才感到欣慰。聪明的人远不如粗心的农民。农民坐到地头,看见了漏洞,他站起来,撅着身子,直接骂着祖宗。聪明的人专门和自己过不去,他要四下去找到答案才放心。他不明白,问题是永远的,下一次漏的可能不是口袋,而是竹筐。

孩子们在不断的询问中长大,成人把答案由浅入深地告诉给他们。人在幼小的时候,已经学会了把问题和答案的关系看成了钥匙和锁头的关系。一个孩子问父亲:鸟为什么飞?父亲说:因为鸟有翅膀。过一会,孩子又问父亲:鸟为什么飞?父亲说:因为它着急。孩子的母亲插进这段谈话,她说:你要认真告诉他,到底是因为有翅膀还是因为着急!

其实,鸟为什么要飞,这问题可以有无数的答案。

秋天,遗漏在田里的粮食不可能收得干净。黄豆的荚在太阳地里绽开,颗粒四分五裂地散去。总是有孤独者茫然地像稻草人,在田里提着口袋晃着。早晨、晌午和黄昏,三次都没有收获。豆粒并不想跟随着人走,它们不会说出藏身之地,豆粒和人没有那层亲密的关系。

声称能治疗疑难病症的医生,算是我见到的最勇敢者。他们

穿上一件白色褂子,就敢坐到大街上。他们让人把手腕放在肮脏的“小枕头”上。如果真有手到病除的奇迹,中国的人口将比麦粒还要多。只要拿出死亡——这个在任何场合都可能发生的问题,聪明无双、知识过人的家伙必然会自动退避。把问题留在白色尸布下面,一切答案都失去了对应。

还是回到那粗心的农民那儿。他取了最大号的针和最粗的棉线,在傍晚的橡树下面缝合布袋。他把袋子的两角都紧紧地钉住。然后,农民播下余下的种子,大手伸进布袋,掺和着麦种,他从来不跟已经发生过的事情纠缠。在他那儿,没有问题。

关于颜色

看了一部色彩鲜明强烈的西班牙影片之后的那个晚上，我梦见，我的一只手是金黄色的，另一只手是蔚蓝色的。我伸展开它们，分别有着一层彩釉那样的光芒！

我被迫使用了“金黄”和“蔚蓝”两个词，实在是因为没有其他的词可以描述当时的感受。事实上，它们当时为我一个人出现了非人间的奇异的鲜艳！我的两只手上各有着人间词汇不能表述的色彩。

我曾经说，我没会见过不改变的真理。

早晨，重新睁开眼睛，树的绿，花朵的红，桌椅的白，玫瑰色的

沙发,黑的电视机外壳,它们永远都不想改变。我满眼睛里塞着的都是绝对的真理:它们纹丝不动地站着,不改变颜色,不改变形状。

为什么没有一个人突然站出来问:谁说树一定是绿色?绿的,可不可以是火,是血,是馒头?

我想问一百个路人:有没有因为树是绿的,天空是蓝的而感到惊奇?一百个人都会极端不理解地反过来问我:树是绿的,天是蓝的,难道这些事值得奇怪么?

想象的意思,就在于它是虚幻的不存在。但是,我仍然要想象。我准备对树和花朵以及一切早已经有了色彩的物质提出疑问。如果可以重新改过,人一定想为万物第二次分配颜色。什么样的变化能使我们像留恋梦境那样,更加热爱我们周围生了黄锈的生活?

物质是懒惰的,它本身不想改变。没有人的努力,恐怕不会有一朵郁金香愿意耗费时间由红变紫,再变黑。也没有一种菊花想在一棵花茎上开出十几种不同的颜色。植物们的一辈子,像山坡躺着、云彩走着、火苗跳着那样正常。它们生长,又开放,又枯死,都很正常。植物对人提出抗议,它们根本不想变幻什么花样。可是非常可惜,它们没有生长眼睛,它们不知道颜色是一种什么怪诞新奇的东西。

全世界的颜色,难道都是为了人类而生出来的吗?我从来没听见一个画家说,这世界上的颜色太单调了。画家们在颜色面前,一个个奢侈得像津津有味的美食家。

上千年的时间里,中国的画家们只用一块墨在砚台里磨擦。用动物的毛,蘸了井下的清水,中国人就作了许许多多的画。那画,站在远处看,与同一个人画的差不多。我相信,一定会有面对调色板束手无策的画家。他的想象,不能朴实准确地落上画布。他常常为需要的颜色而为难,那颜色,应当只为他一个人存在。

在我写诗的时候,常常感到阻碍。有很多的词挡在前面。它